

世界新著譯叢

2

毛澤東
前
思想

美·史特明著 孟展譯

光華書屋印行

1020995

501.8657

5023(7)

毛澤東的思想

美·史特明著
孟展譯

光華書屋印行

抄



SWT/1-95/04

毛澤東的思想

原 著：美·史特朗

譯 者：孟 展

印 行 者：光 華 書 屋

經 售 者：海內外各大書局

定 價：港 幣 七 角

印 期：一九四七年四月

目次

介紹史特朗女士

- 一、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四)
- 二、毛澤東路線的發展……………(二三)
- 三、毛澤東的六大著作……………(三二)
- 四、毛澤東科學的預見……………(三〇)

介紹史特朗女士

史特朗，帶着她的灰色的小打字機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乘軍調部的飛機到了延安。這是她第一次踏上解放區的土地，雖然她早就認識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了。從延安出發，她去過張家口採訪新聞，晉冀魯豫邊區考察；然後又回到延安，在西北的黃土窯洞裡，史特朗的打字機不斷地響着，她用這付小小機器向全世界報導一個新的自由中國正在民主和建設中行進。在離開美國之前，八家有地位的報社和新聞社聘請她當特派員。她在美國新聞界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她第一次參加周恩來先生招待上海中外新聞記者會議時——正是她抵中國後第三天——許多英美記者走到她面前自我介紹並向她致意。在周恩來先生未出現前她是一百多人的場面的中心。

史特朗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生於一八八五年，她從少在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成長，她的父親是牧師；母親是當時很少數受大學教育的女子。她自己是芝加哥大學取得哲學博士銜最年輕的學生。她參加過兒童福利的工作，擔任過許多報紙的記者；同時又在著名的美國大學如哥倫比亞，威士利等講課。一九二一年她首次陪同救濟團體赴蘇

聯；一九二七年來中國；一九三〇年她回莫斯科創辦英文莫斯科日報。兩年後她和一位蘇聯公民結婚。

她的作品很爲當時美國文藝界重視：其中以下列數書最著名，「城市之歌」（詩叢，一九〇六年出版）；「走上灰色帕米爾高原的大道」（一九三〇）；「我的改變：一個美國人的改造」（自傳，一九三五）；「蘇聯人民早料到了」（一九四一）；「澎湃的河流」（小說，一九四三）；「我看到新的波蘭」（一九四六）。其中尤以她的自傳轟動一時。她分析她怎樣從基督教的人生觀轉變到唯物的人生觀；習慣的墮性和正視真理的勇氣不斷鬥爭；理智和感情終于最後交流——這本著作曾在當時一部份追求真理的美國青年中起了很大作用。

關於中國，她會寫過兩本書。一本是記載大革命失敗後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五年的鬥爭。書名「中國的千百萬人民」被譽爲關於中國革命運動的經典著作。這時候她開始和中國社會、政治人物如宋子文、孫科、蔣介石、宋慶齡等接觸。抗戰中她曾先後來過中國兩次。第一次到武漢（一九三八）第二次到重慶（一九四一）；她的第二本書：「人類五分之一的鬥爭」；報導中國抗戰的英勇和武漢時代國共合作的和諧，特別指出八路軍游擊隊的堅苦作戰。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巡視歐洲新民主國家後，又來中國了。高大的個子，銀色的短髮，無限慈祥的容光，不斷地在山地上走，坐在密洞裏談話，寫作——史特朗給人的印象是生命力的充沛沖破了年齡的限制。去年國民黨飛機首次炸延安時，她正在延。她在飛機離開了的半個鐘頭內向美聯社拍發了數百字的電文向世界報導真相，共產黨中的年青同志非常敬佩這位老人家的熱情，勤快，工作效率足以作為他們的模範。

這本小冊子是史特朗經過八個月在解放區的生活和共產黨領導人物多次接觸和談話所集納的心得而寫成。原文尚未發表；不久將由美國太平洋學會出版單行本。正如史特朗說的，毛澤東是東方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的理論和思想方法是今天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和民主建設運動的指南。全世界愛好民主和平的人民應該對毛氏的思想有恰當的估價和認識。這正是史特朗希望用她自己的語言把牠傳播給全世界。

編者四月一日

(一) 毛澤東思想的來源

亞洲最著名的領袖和思想家之一的毛澤東就住在延安山旁的窯洞裏。從山上可以俯視下面許多塵土的山谷，一年中有幾季山谷的一部分會被無窮的人力變成裂縫。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幾乎二十年來他被國內戰爭和國外戰爭的封鎖與世界隔絕着。就從這樣像是隔絕的情況中，毛澤東的思想改造着中國的革命，這個革命以華北和滿洲一萬萬四千萬人口的地方政府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在蔣介石的炮火下面，它仍使六千萬農民獲得土地。

從遙遠的延安窯洞裏面，毛澤東甚至變成了一位世界人物。他的「論持久戰」一書如此正確地預言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其公式為海外各國軍事專家所接受，而他們還不知道這是從那裏來的。他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也許已經影響了戰後歐洲新政府的形式，他對於走向國家獨立，人民的民主和民生道路的分析，不僅爲了中國人民指出一條道路，並且爲東南亞半殖民地國家中的十萬萬人民也規劃出一條道路——這十萬萬人

乃是合人類的半數。

雖然毛澤東的思想有着廣泛的影響，但却從來沒有被海外所清楚和完全地總結過。由於戰爭封鎖的原故，他的思想不能經常不斷地達到外面世界，而是一陣陣的傳出，伴以長時間的中斷，美國人民仍在問着很幼稚的反問：「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是追隨莫斯科的。或者就是西方所謂『民主派』？」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他們兩者都不是，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講起來兩者又都是一點。他們是中國人，用他們自己的意見和能適用的西方見解解決中國的難題。他們並特別應用了名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方法。因爲他們是中國人，應用他們的思想來解決中國問題，所以他們的政策，甚至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都更逐漸增大地與歐洲樣式不同。他們的思想是獨立的，有創造性的；這種創造的性質首先又是從毛澤東而來。

我曾經訪問中國共產黨人認爲第二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劉少奇，要他作一個毛澤東思想的估計。劉告訴我：「毛澤東的偉大成就，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爲亞洲形式，馬克思和列寧是歐洲人，他們用歐洲文字寫歐洲的歷史與問題，很少談到亞洲或者中國；無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能運用於世界任何民族和國家的；但是要此種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仍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毛

澤東是中國人。他分析中國問題，指導中國人民的鬥爭走向勝利，他用馬列主義的原則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和實際問題。他在這方面是第一個成功的人。」

他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問題，因而也就把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人民中間通俗化，並為中國人民當作武器所把握。在每一種問題上面——民族問題，農民問題，戰畧與策略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文學與文化問題，軍事問題，財政與經濟問題，工作方法以及哲學問題等——毛氏不僅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新的條件，並且使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學說，有新的發展；他創造了一種中國形式和亞洲形式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無數人民在飢餓的邊緣上生活着，耕耘着小塊的土地。中國的經濟是落後的分散的農業經濟。中國在企圖把這樣一種經濟過渡到更加工業化的經濟時，是面對着很多先進工業國的競爭及其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壓力的。這是一個基本的情況，影響了中國內部各社會階級的關係，並影響到為實現民族獨立與較佳和較自由的生活而採用的鬥爭方法。在東南亞各國中存有相似的情況，中國人所採取的道路將影響他們全體。

中國共產黨與別國共產黨相同，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份」。在中國，該

黨認自己也是其他各階級人民的發言人和領袖——其中主要的就是農民和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和中階產級，甚至關於在「無產階級」的基礎上建立起共產黨這樣的問題他們也有所發現。劉少奇說：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只有產業工人是能够接受共產主義並使其成熟的一個階級，其理由有下述幾個：一、產業工人不保有生產工具；二、他們以出賣勞動力爲生；三、由於與其他工人在一個工廠中集體工作，故獲有紀律性。

劉少奇稱：「所有這些都適用於兩方世界。但在中國我們只有很少這一類人。在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中，只有二三百萬人能够叫做產業工人，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們正訓練他們成爲共產黨的後備。同時，毛澤東正在從另外一種裏面訓練二三百萬人，但他們的紀律性和獻身的精神，不但不比產業工人爲差，而且甚至較產業工人要更好。」

「就拿給你送茶、瓜子和花生的這「小鬼」來論吧。他是在我們這一個特殊的高度年事共產主義的團體中生長和訓練過來的，他從來不要花生給自己吃。他知道花生很少，是爲客人和茶會時預備的，他要到過生日的茶會上才有，別的時候就沒有。他知道，他可以獲得我們這裏有着足夠數量的任何食物，以及一身夏衣與冬衣。他不要更多的東西。他很快樂，因爲他是同志們中的一個同志，因爲他被人尊敬，因爲他是爲全中國人民更釘的牛活而奮鬥，而他自己在這裏也享一份。」

「在中國，有產業工人作爲共產主義的基礎；但我們還有幾百萬像這「小鬼」一樣的人；馬克思是從來不知道這些人的。然而他們確是在共產主義的精神裏長大。他們爲公共事業而獻身的精神與紀律性並不比產業工人壞。甚至當他們年紀很青的時候，就把生命貢獻給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壓迫者的鬥爭。他們現在是爲「新民主主義」而戰鬥，但將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時機到來時，他們是也準備把社會主義建立起來。如果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時候，他們也準備建立起共產主義。有一件事情他們是不會建立和接受的；那就是舊形式的資本主義；他們甚至從來也沒有夢想過賺取利潤。」

「今天我們是在建立資本主義，但這是，新資本主義。要爲了打破現在我們還生活於其中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會，資本主義是需要的。我們鼓勵自由經營，鼓勵資本主義的利潤，但却不允許壟斷資本的形式。同時並有佔重要地位的公營經濟與廣大的合作社經濟。在這「新民主主義」與「新資本主義」的經濟中，我們有三百萬人——軍隊——黨和政權——這些人在廿多年來就生活於也許可以稱爲「軍事共產主義」之中。但這不是俄國對那種「軍事共產主義」；因爲它僅應用於有限的少數的集團。」

「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些發現；而主要由毛澤東的天才所創造的。」

劉氏並且給我列出很多其他的「發明與發現」。如革命中農民的作用，階級之間的

統一戰線，軍事戰畧和供給制度等。

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中來，其基本情况就是；這裡是以農民爲主要群眾（而不是工人）；反對外國資本的壓迫和本國中世紀的殘餘。這種特點是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中尙少歷史經驗的。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到這種特殊情況中，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光輝的歷史經驗。

各階級間的統一戰線，是各國共產黨都爲之鬥爭的。劉氏解釋道：「你一定要和他們在某幾點上團結，在另外幾點上進行鬥爭。我們一九二七年的錯誤是在於僅與資產階級團結，而沒有與之鬥爭；所以資產階級達到了它的目的，而拒絕了我們的目的。但在後來所產生的錯誤則與此正相反，我們與資產階級鬥爭，甚至不想法與城市小商人團結。爲了要知道甚麼時候和在那幾點上要團結，甚麼時候和在那幾點上要鬥爭，就需要經常和仔細的分析。我們在反對日本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上，與中國資產階級團結；但對於他們任何壓迫工人的企圖及他們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妥協性，則與之鬥爭。這就是說：「我們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在今天甚至主張「勞資合作」。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這種合作的一點痕跡；列寧談到過，但僅僅是爲了反對它。劉少奇說：「在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

中，這種合作是真正背叛工人的利益，但在中國這樣半殖民地國家中，工人與資本家在反對外國獨佔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的鬥爭中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因此合作是能有益於工人的。在中國的民族工業中，一方面資本家要改善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工人要努力工作，提高生產，只有如此。民族工業才不致遭到毀滅。這就是我們工業政策之一，而且適用於三種工業裡面，即公有私有和合作社三類。」

共產黨的軍事觀摩，也是以毛澤東的分析為基礎的，這個觀摩使他們能以三千人的一支軍隊開始，經過二十年的戰鬥以後，發展到一支一百五十萬人的軍隊，自始至終它都是從敵人那裏獲得軍事供應品甚至人力。下面可以加以部份的討論，但不能予以完全的敘述。劉氏談道：「現在還不是把藍本獻與敵人的時候，讓他們自己一點一點的去學習好了。日本人學到了一些；但却是用了八年的功夫才學到的，那時這一知識對於他們却已變為無用。蔣現在南京使用日本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為其顧問。……但我們現在已經使用新的戰界來對付蔣。」

在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年代裏增加共產黨地區農業生產的變工隊，是毛氏的另一發明，是基於他對農民勞動各種形式和一種溯源於一千年前的叫做「唐家班子」的互助的形式的研究而來的。通常改善原始農民耕作生產的辦法有兩個：英美式資本主義的方法

或者是蘇聯集體農作的方法。中國共產黨現在兩者都不能用。他們的變工隊是在私有財產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使延安邊區能够渡過對口戰爭和國民黨封鎖，並且使華北散在日本戰線後方的許多抗日根據地能够生存並發展生長成爲強大「解放區」的供給制度，也是經過毛澤東對農村條件的分析後製訂出來的。這種制度就是軍隊和政府的人員不是領取金錢，而是從政府稅收中獲得一部份食物，又從聯合的生產工作中獲得另一部份。劉稱：「用了這種方法我們能够維持二三百萬軍隊和政府工作人員，而並沒有嚴重地加重人民生活的負擔。用了這種制度，我們能够進行了二十年的戰爭，並且還能够繼續進行到最後勝利」。

我自己在華北心臟地帶跨有四省的解放區內，親眼見到這一具有說服性的例子，在那裏劉伯承將軍保衛着擁有三千萬人民的地區，一九四六年一年即進行大小戰鬥共三千九百二十三次，進攻該區國民黨軍隊四十九個，當中被消滅者將近十八個旅。但是國民黨軍隊也佔領了二十個城鎮。負責「新動員」的軍官解釋道，動員足夠的人以奪回那些城市是完全可能的；但保持那樣大的一支軍隊就將不適當她加重該區人民的負擔。因爲內戰還可能經過好幾年，所以他們就把軍隊的大小調整到整區經濟上能够無限支持，而又強大到足以保衛該區的基本農村生活而非該區全部城鎮的程度。再則，他們僅從幾個

縣徵取新兵，而免除其他各縣，以便應付將來可能的需要；因此，甚至在長期戰爭中，他們都不必從同一縣份中徵取兩次。對於供給和人力的這一仔細預算，是在戰爭中無前例的。共產黨人相信蔣介石會從戰爭的通資膨脹中破產，而且面臨着負擔過重的農民的暴動。他們堅信在他們自己方面，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二) 「毛澤東路線」的發展

「毛澤東路線」是慢慢地發展起來的。

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長陸定一談過：「中國共產黨永遠是英勇的，但領導方面在取得經驗之中犯過許多錯誤。這些錯誤的代價都很大，因而也就很深刻的教育了我們避免以後再犯這類錯誤。在大革命時我們有黨員五萬人，在蔣介石反革命和進行屠殺以後，降到一萬人；江西蘇維埃時代又上昇至三十萬人；長征以後降到四萬人。我們的紅軍在內戰初期達到三十萬人，長征以後降到四萬人。這些損失的造成都是毛澤東的領導發展以前，由於我們的領袖們政策錯誤的結果。今天我們已有二百二十萬黨員，一百五十萬以上的正規軍，和四百萬農村的武裝民兵。

中國共產黨最初六年是以陳獨秀爲領導，陳爲北平的一個教授，又爲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僅僅有十二個代表，而在全國則僅有幾十個黨員。一九二三年共產黨藉與孫中山的協議，整體加入國民黨，但同時仍保持他們自